

一双老布鞋(小小说)

王道清

“明天十六床的胆囊手术，你亲自上台”。刚到科室，院长的电话来了。又是哪位特殊人物，我心里想。交了班，我同管床医生小谢来到十六床。这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，之前我看过病历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，只是年龄大了。我已经嘱咐小谢，要心内科医生会诊。

老人微闭着眼睛，靠床休息。病床的左侧摆着一张竹椅，一个中年男子在竹椅上发出均匀的鼾声。

老人看到我们进来了，示意不要吵醒他。

仔细检查完老人，听了管床医生小谢的汇报，我认为一个简单的胆囊炎，不需要我这个主任医师上台。小谢是副主任医师，完全可以胜任。

检查中，我无意碰到一件东西，老人的床头，右侧枕头边摆着一只棕色小皮箱。箱子有点陈旧，但是一尘不染，应该是经常擦拭的结果。

老人下意识地护住箱子，并把箱子往身边挪了一下。

这里面是什么宝贝？也许是她的全部积蓄。以前也有很多住院病人把贵重物品带到身边。

以后的几天，我每次去查房，老人总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几次爬起来把我从头看到脚，满眼的慈祥。

我从小没有娘，看到老太太总觉得有亲切感。我们村里有八个同年老庚，我娘生下我以后就没有奶水，有人告诉我，几个娘的奶我都吃过。所以，她们到医院来有什么事我都尽力帮忙，如果住院，少不了一个红包。

那天查房，我俯身检查的时候，感觉老人往我白大褂口袋里塞东西。这种事经历多了，病房里人多，时间也紧，不好推辞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把红包交给小谢，让他去给老人交住院费，特意交待，出院时再给收据。

等到老人快出院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很熟了。出院那天，我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去了。

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上午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

“主任吗？我是十六床。”一听声音我就知道了。“是的，请问有什么事？”

出院病人来电话询问也是常事。“没什么事，你有空到医院门口饭店来一下么？我在三包等你。”老人的声音带着恳求。

“好的，我来。”我迟疑了一下，也不晓得什么事，还是决定去。

推开三包，只有老人在。

看到我进来，老人想站起来。我不准，自己主动坐过去。

“这个店子是亲戚开的，我很少上街。”她向我说明。

我看到她身边有两样东西，一样是那只小皮箱，另一样是一个精致的编织袋。

老人边从袋子里取东西边说话：“晓得你忙，不好到医院打扰，又怕影响你，这个是我做的鞋。”说着把一双布鞋放到我手上。

这是一双千层底的老布鞋，鞋底针脚很密，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这种

鞋了。两只鞋里塞了些花生和大米。

“有人告诉我，你们不准穿皮鞋上班，声音太大。”

“这种鞋藏湿气。”她看了看我脚上的胶底鞋。

“这……怎么行？万一要给我，我给钱。”我准备掏钱包。

老人摆摆手：“不要，鞋子是按照儿子的脚尺码做的，四十二码，应该差不多。”

儿子？老人的儿子我见过，不是每天睡竹椅子的那个。

老人看出我的疑惑。“陪我的是村支书。”

这个……怎么了？

只见老人缓缓地打开皮箱，露出一张英俊的军人照片，她双手捧出照片，我接过来，仔细看看，虽然有点发黄，仍然十分清晰。箱子里还有一本烈士证书，上面有“自卫反击”字样。

我终于明白了。老人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，欲言又止。

我拿着那双布鞋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(王道清，笔名洪流，洞口县人民医院副院长)



幸福追梦人

谢尚君

田野里

风里来雨里去
 追梦的一群年轻人
 在隆平高科
 这个高大尚的地方
 不期而遇

怀着虔诚的心
 倾听着专家学者
 谆谆教诲
 我们像久旱的禾苗
 遇到了甘霖

交流着彼此的心得
 我们前行的路上
 又多了
 携手共进的知心人

袁隆平
 我们的偶像
 这个耄耋老人
 将我们美好的梦想
 牵引

(谢尚君，洞口县尚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，2019年度“邵阳好人”获得者)

胡忠国

十九岁那年，父亲说：“孩子啊，你就是爬也爬出这穷山窝！”

其实，当我能够翻越屋前高高的石板路的时候，我就笃定信念，一定要走出大山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不单单是因为这里穷，只是确信自己比蒲公英种子更坚强，可以走更远的路，可以寻找更适合自己安身立命的沃土，可以让自己的生有与祖辈不同的样子。

祖辈何时在这山旮旯里扎根，我的爷爷不知道，我父亲的爷爷也说不清楚了。祖辈也只是飘零于此的一颗种子，贯穿于血脉的漂泊的基因，在子孙的骨髓里酝酿与成长，只需一个念想，飞翔的梦想就能点燃。就像那蒲公英，只需夏日的一阵风，便能迎风起舞，让旅途变得如梦如幻。

记得那天离开家门的时候，我是毅然决然的，没有留意漂浮在天边惨淡的愁云，也没有顾及母亲哭红的双眼。步子是那么坚定，像和山沟沟赌气似的，如同向世界发出成长的宣言。

一列绿皮火车拉着我这颗驿动的心，在长长的轨道上跳动，每一节轨枕里都有我新奇的目光和幻梦。一路向南，跳下绿皮火车，登上大卡车，道路越来越狭窄，人烟越来越稀疏。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傍晚，我们这颗种子，被种在了祖国的边防线上。祖国边陲，银月如钩，乡土千万里，找不到来时路，摸不着家的方向。从来没预想过远方的样子，边关的山高水长，岁月风寒，就是我梦想的样子，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能安放我蓬勃的青春。

初长成的躯体，在沙砾上摩擦，刀割一样疼，我不害怕。从高墙上摔下，带着体温的血淤积于鞋底的时候，我只笑笑。他们说，男人流血是件光荣的事，我信，我也坚守。他们说男人的伤疤，是青春的徽章，我喜欢，我也自豪。当伤口一次次破损，又一次次愈合的时候，我站在边关的山崖口，像狮子一样吼叫，边关冷月下回荡着一个男人的厚实与坚硬。不是吗？这个男人初次找到了一颗种子该有的样子。

并非没有哭过，只是孤独的夜都被紧急集合的号令填满。似乎在寻找机会，当家书随着北风一起来到军营时，信笺里的每一个字节，都能撕开一个孤寂的伤口。在那个深夜，一个盼望长大的男孩，在边关冷月里，泪水稀里哗啦。习惯了亲情变得厚重，再倔强的孩子，也走不出父母悠长的牵挂。就在那一刻，家乡更近了，头顶的明月里，有母亲绵长的目光。

后来，离开南国边陲，走进北国高原，再后来踏进祖国海岛。改变的是行程，不变的是追梦的脚步。不论走到哪里，就把自己播种在那里，任黄沙吹拂，任海浪拍打，路越走越远，步子却日渐坚实，而且从不停歇。

(胡忠国，市公安局工作，喜爱新闻报道和文学写作)

像种子一样活着

梦

乡

(外二首)

夏梦兰

当你进入梦乡
 一朵盛开的白莲向你招手
 归来吧，这里有你的初心
 只为你一个人而绽放

一滴玉露有你的小世界
 有山，山是你的脊梁
 有水，水是你的血液
 有一轮明月，也有赤热的太阳

莲蕊与你的心默默地感应着
 花开短暂，花谢留香
 追逐的，只是一个过程
 一个用悲欢写成的诗行

梦，不知从何处开始

何时结束，哪儿是方向
 在虚无中不停地寻寻觅觅
 穿越着时光……

●雪

雨滴也学会了含蓄
 把自己藏起
 以雪的形式
 诉说对土地的深情

啊！下雪了
 雪花像纸片一样落着
 落着，装订成
 一本厚厚的诗集

冷风偶尔翻了几下
 又匆忙合上
 静静地放在那里

后来，春天来了
 阳光伸出纤细的手指
 一页一页翻开
 满眼都是新绿

●无名车站

拥抱真的很短
 你的停留在须臾之间
 你把空留下来
 留给我品味经年
 你把心带走
 这里的时空被浓缩
 等待和惜别被无限拉长
 时刻表被反复提起
 我的优柔不敌你的果敢
 人潮中只有一颗心的距离最远
 无边喧嚣中
 有一种孤独最敏感
 有一种寂寞被风反复颂念

(夏梦兰，省第十八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优秀学员)